



石榴

你原是波斯灣畔
搖曳着塵沙滾
笑開了燦爛五月的
榴花

走開漢唐的榮盛
遂走上一條絲綢之路
涉水 跨越戈壁天山
一路跋涉 一路灑落
裂在腮邊的笑靨
迎着長安古道和風習習
盪起耀眼的紅裙

有人把鄉愁疊摺
塞進你密密齒縫間
飄渡南海一片透明藍色
在綠影濃蔭里
讓你笑落艷紅
掛成一盞盞風鈴的燈

在熾烈火陽的南洋
有你故鄉流沙的熾熱
沒有四季節令
喚醒你何時相思
可在潔白粉紅
瑩瑩水晶里

依然隱着
苦澀的核心

* 藍波

* 足跡詩二首

被發覺的褐矮星

離四百五十光年的
時空以外
我發現了褐矮星
在宇宙與宇宙之間的小角落
偷偷地生存

彷彿
你
想掩蓋一種
很不公平的情
在黑夜中孤絕地
怕被人類發現後
心 不算是千百年來的純潔

你 仍一粒褐矮星
近期來才被發掘後
你
將被摧毀面目
在人類的空間中

當地球在轉變後

當人類開始萌起死念後
一樁未完成的使命
已開始腐化了
當地球在轉變後
我們已開始知道良心
是如何被野獸撕破後
血淋淋的
高掛在那條長長的路柱上
是鮮紅或艷黑
我們都無言無語的沉默
也發現了自我 更吵醒了多少純潔的心
這一轉變
在高聳的大廈
在長長的地鐵下
在舒適的飛鳥上
吹出一把冷氣後
呼出的是
一種都市文化的冷感
三百六十度蛻變後
我們已掙扎在一首無生命的歌里



* 桑木

中秋月

圓月
親切地追逐
試圖
以岩石再度叙說
吳剛與嫦娥的搖曳
在廿世紀後的今天

若不是
阿姆斯特郎
遠征星際
在坑洞繞一回
還不抹掉
心靈織成的光輝
柔和與清澈
透透糊糊

昨日長途電話嘮叨
母親再度提醒
回來時
別忘了買盒月餅
祭拜祖先

驚悸
以手指月娘
她會偷跑下來
當你熟睡時
把耳朵割掉
那已是祖母墳上
長滿茅草
風吟的遙遠

踏上歸途
聽到投訴
只是你那發霉的雙黃和蓮蓉
眼簾捲盡
月餅
山般的堆集
再次受到奚落
輕嘆
中秋月
圓
族羣
人圓不★

雨後芭場

山雨過後
布谷鳥打高天落下
急切地叩問燒焦的土地
啄木鳥樹洞飛出
欣撫着創傷的癢癢

好一個紛繁紊亂的生態領域
被濛雨拯救的枯萎
正從土壤探出扭曲的芽
不懼一切羈絆和摧殘
以一命的頑強
離地起飛

好一棵獨木蕭蕭
冲向無言的天際
以一團密集之雲
擁着力的堅強和意志
在傾訴
大地要再次重生



當夜殘紅

* 陳劍

老輝在唱
一支滄遠的古調
滿滿皆是淒清
我遺忘了魂

走過紅磚道的思念
每一階紅都抽痛我
枯歇的心弦
落血
紅紅的
一顆相思豆

而相思豆萌芽萌芽
芽的季節
却是一個長遠的名字

你的長髮纏纏
一根一絲一撮都
撩動我泥足深陷般惦念
痛的夢覺
心悸

如果你的笑顏是我命定的
怔忡
那最美的故事是我
不變的尋求

告訴你星座的傳奇
讓妳笑意盎然
殷紅我生命

那麼
.....夜
殘紅不再來 ★

煙火

少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9月
P 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

記得以前讀陳之藩的「劍河倒影」一書，里面曾提到劍橋大學校園內有個傳統論壇，就是讓各不同學系的校友聚集在一起，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借以激發出新的概念。因為不同學術訓練及背景的人，對同一事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這個科技與時間同步（甚至超越時空）的時代，如果你選擇停車，只有被知識的浩濤淹埋，難以見容於碧落之下。不單從事文藝創作的在追求靈感（新觀念），從事科學研究，尤其是尖頂科學的人，也必須追求靈感，要不然如何有新的發現？研究的方法與路線有千百條，在未有成果之前，你要選擇哪一條路上道才能找到果碩呢？楊振寧與李政道當年研究高能物理而得以化解相對論，相信也是受到一種近乎靈感的催動，找到正確的途徑，研究下去，才能成功。當基本的訓練也是必備的條件。但徒有基訓，沒有靈感，也不會有新發現和創新。從事文藝創作的人，對於新觀念的追求，更不能鬆弛，否則便不能成其創作。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與學有所專的所謂學術界人士交往的機會並不多，但退而求其次的與各行各業人士的言談之下，思維與思維的撞擊聲中也一樣能收到同樣的功效。另一方面，對於擴個人的視野，進而擷取更豐厚的寫作素材，一定有所幫助。雖然「述知」的經驗，遠不如親身體驗，但這總比一般書生之見，更上一層樓。文學不外乎是高層生活經驗的記錄，人性善惡美醜的呈現。而記錄與呈現的方式與技巧則因人而異。這就是各流派風格的形成。寫本身熟悉的東西（經驗）本無可厚非，然而「寫作」在一般人的眼底下，好像只是文教界人士的「專務」。這是很片面的相法。如果只有文教界人士在寫，大多數只有呈現文教界生活小圈子的面貌而已。那麼，其他生活圈子，又由誰來反映呢？所以，最好大家都來寫。越多越好。（胡奕）